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冷嘲熱諷世伯受窘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：「他日這姓李的，果然照他說的這麼辦起來，雖然不怕他強橫到底，但是不免一番口舌，豈不費事？」伯衡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那裡有了幾個臭銅，就好在鄉里上這麼橫行！」我道：「不然，姓李的或者本無此心，禁不得這班小人在旁邊唆擺，難免他利令智昏呢。不如仍舊賣給他罷。」伯衡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這麼罷，你既然怕到這一著，此刻也用不著賣給他，且照原價賣給這裡。也不必過戶，將來你要用得著時，就可照原價贖回。好在繼之同你是相好，沒有辦不到的。這個辦法，不過是個名色，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經是這裡的產業，他便不敢十分橫行。如果你願意真賣了，他果然肯出價，我就代你賣了。多賣的錢，便給你匯去。你道好麼？」我道：「這個主意很好。但是必要過了戶才好，好叫他們知道是賣了，自然就安靜些。不然，等他橫行起來，再去理論，到底多一句說話。」伯衡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我道：「那麼就連我那所房子，也這麼辦罷。」伯衡道：「不必罷，那房子又沒有甚麼姓李不姓李的來謀你，留著收點房租罷。」我聽了，也無可無不可。又談了些別話，便辭了回家，把上項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母親。母親道：「這樣辦法好極了！難得遇見這般好人。但是我想這房子，也要照田地一般辦法才好。不然，我們要走了，房子說是要出租，我們族裡的人，那一個不爭著來住。你要想收房租，只怕給他兩個還換不轉一個來呢。雖然吳伯衡答應照管，那裡照管得來！說起他，他就說我們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，用不著你來收甚麼房租，這麼一撒賴，豈不叫照管的人為難麼？我們走了，何苦要留下這個閒氣給人家去淘呢。」我聽了，覺得甚是有理。

到了次日，依然到伯衡處商量，承他也答應了。便問我道：「這房子原值多少呢？」我道：「去年家伯曾經估過價，說是值二千四百銀子。要問原值時，那是個祖屋，不可查考的了。」伯衡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只要大家各請一個公正人估看就是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何必！這個明明是你推繼之的情照應我的，我也不必張揚，去請甚公正人，只請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。」伯衡答應了。到了下午，果然同了兩個人來估看，說是照樣新蓋造起來，只要一千二百銀子，地價約摸值到三百兩，共是一千五百兩。估完就先去了。伯衡便對我說道：「估的是這樣，你的意思是怎樣呢？」我道：「我是空空洞洞的，一無成見。既然估的是一千五百兩，就照他立契就是了。我只有一个意見，是愈速愈好，我一日也等不得，哪一天有船，我就哪一天走了。」伯衡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可知道幾時有船麼？」我道：「聽說後天有船。我們好在當面交易，用不著中保，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約，請你把那房價、地價，打了匯單給我罷。還有繼之也要匯五千去呢，打在一起也不要緊。」伯衡答應了。我便取過紙筆，寫了兩張契約，交給伯衡。

忽然春蘭走來，說母親叫我。我即進去，母親同我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話。我便出來對伯衡說道：「還有舍下許多木器之類，不便帶著出門，不知尊府可以寄放麼？」伯衡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我道：「我有了動身日子，即來知照。到了那天，請你帶著人來，等我交割房子，並點交東西。若有人問時，只說我連東西一起賣了，方才妥當。」伯衡也答應了。又搖頭道：「看不出貴族的人竟要這樣防範，真是出人意外的了。」談了一會，就去了。

下午時候，伯衡又親自送來一張匯票，共是七千兩，連繼之那五千也在內了。又將五百兩折成鈔票，一齊交來道：「恐怕路上要零用，所以這五百兩不打在匯票上了。」我暗想真是會替人打算。但是我在路上，也用不了那許多，因取出一百元，還他前日的借款。伯衡道：「何必這樣忙呢，留著路上用，等到了南京，再還繼之不遲。」我道：「這不行！我到那裡還他，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，倒弄得無味，不如在這裡先還了乾淨，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這些。」伯衡方才收了別去。

我就到外面去打聽船期，恰好是在後天。我順便先去關照了伯衡，然後回家，忙著連夜收拾行李。此時我姊姊已經到婆家去說明白了，肯叫他隨我出門去，好不興頭！收拾了一天一夜，略略有點頭緒。到了後天的下午，伯衡自己帶了四個家人來，叫兩個代我押送行李，兩個點收東西。我先到祖祠裡拜別，然後到借軒處交明了修祠的七元二角五分銀元，告訴我即刻就要動身了。借軒吃驚道：「怎麼就動身了！有甚麼要事麼？」我道：「因為有點事要緊要走，今天帶了母親、孀孀、姊姊，一同動身。」借軒大驚道：「怎麼一起都走了！那房子呢？」我道：「房子已經賣了。」借軒道：「那田呢？」我道：「也賣了。」借軒道：「幾時立的契約？怎麼不拿來給我簽個字？」我道：「因為這都是祖父、父親的私產，不是公產，所以不敢過來驚動。此刻我母親要走了，我要去招呼，不能久耽擱了。」

說罷，拜了一拜，別了出來。

借軒現了滿臉悵悵之色。我心中暗暗好笑，不知他悵悵些甚麼。回到家時，交點明白了東西，別過伯衡，奉了母親、孀孀、姊姊上轎，帶了丫頭春蘭，一行五個人，逕奔海邊，用划子划到洋船上，天已不早了。洋船規例，船未開行是不開飯的，要吃時可以到廚房裡去買。當下我給了些錢，叫廚房的人開了晚飯吃過。伯衡又親到船上來送行，拿出一封信，托帶給繼之，談了一會去了。

忽然尤雲岫慌慌張張的走來道：「你今天怎麼就動身了？」我道：「因為有點要緊事，走得匆忙，未曾到世伯那裡辭行，十分過意不去，此刻反勞了大駕，益發不安了。」雲岫道：「聽說你的田已經賣了，可是真的麼？」我道：「是賣了。」雲岫道：「多少錢？賣給誰呢？」我有心要嘔他氣惱，因說道：「只賣了六百兩，是賣給吳家的。」雲岫頓足道：「此刻李家肯出一千了，你怎麼輕易就把他賣掉？你說的是哪一家吳家呢？」我道：「就是吳繼之家。前路一定要買，何妨去同吳家商量；前路既然肯出一千，他有了四百的賺頭，怕他不賣麼！」雲岫道：「吳繼之是本省數一數二的富戶，到了他手裡，哪裡還肯賣出來！」我有心再要嘔他一嘔，因說道：「世伯不說過麼，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斷了，那時一文不值，不怕他不賣！」只這一句話，氣的雲岫臉上，青一陣，紅一陣，半句話也沒有，只瞪著雙眼看我。我又徐徐的說道：「但只怕買了關節，中了舉人，還敵不過繼之的進士；除非再買關節，也去中個進士，才能敵個平手；要是點了翰林，那就得法了，那時地方官非但怕他三分，只怕還要怕到十足呢。」雲岫一面聽我說，一面氣的目定口呆。歇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產業是你的，憑你賣給誰，也不干我事。只是我在李氏面前，誇了口，拍了胸，說一定買得到的。你想要不是你先來同我商量，我哪裡敢說這個嘴？你就是有了別個受主，也應該問我一聲，看這裡我肯出多少，再賣也不遲呀。此刻害我做了個言不踐行的人，我氣的就是這一點。」我道：「世伯這話，可是先沒有告訴過我；要是告訴過我，我就是少賣點錢，也要成全了世伯這個言能踐行的美名。不是我誇口，少賣點也不要緊，我是銀錢上面看得很輕的，百把銀子的事，從來不行十分追究。」雲岫搖了半天的頭道：「看不出來，你出門沒有幾時，就歷練的這麼麻利了！」我道：「我本來純然是一個小孩子，那裡夠得上講麻利呢，少上點當已經了不得了！」雲岫聽了，歎了一口氣，把腳頓了一頓，立起來，在船上踱來踱去，一言不發。踱了兩回，轉到外面去了。我以為他到外面解手，誰知一不回來，再等他也不回來，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。

我自從前幾天受了他那無理取鬧嚇唬我的話，一向胸中沒有好氣，想著了就著惱；今夜被我一頓搶白，罵的他走了，心中好不暢快！便到房艙裡，告知母親、孀孀、姊姊，大家都笑著，代他沒趣。姊姊道：「好兄弟！你今夜算是出了氣了，但是細想起來，也是無謂得很。氣雖然叫他受了，你從前上他的當，到底要不回來。」母親道：「他既不仁，我就可以不義。你想，他要乘人之急，要在我孤兒寡婦養命的產業上賺錢，這種人還不罵他幾句麼！」姊姊道：「伯娘，不是這等說。你看兄弟在家的時候，生得就同閨女一般，見個生人也要臉紅的；此刻出去歷練得有多少日子，就學得這麼著了。他這個才是起頭的一點點，已經這樣了。將來學得好的，就是個精明強幹的精明人；要是學壞了，可就是一個尖酸刻薄的刻薄鬼。那精明強幹同尖酸刻薄，外面看著不差甚麼，骨子裡面是截然兩路的。方才兄弟對雲岫那一番話，固然是快心之談。然而細細想去，未免就近於刻薄了。一個人嘴裡說話是最要緊的。我也曾讀過幾年書，近來做了未亡人，無可消遣，越發甚麼書都看看，心裡比從前也明白多著。我並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

的話，但是精明的是正路，刻薄的是邪路，一個人何苦正路不走，走了邪路呢。伯娘，你教兄弟以後總要拿著這個主意，情願他忠厚些，萬萬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，叫萬人切齒，到處結下冤家。這個於處世上面，很有關係的呢！」我母親叫我道：「你聽見了姊姊的話沒有？」我道：「聽見了。我心裡正在這裡又佩服又慚愧呢。」母親道：「佩服就是了，又慚愧甚麼？」我道：「一則慚愧我是個男子，不及姊姊的見識；二則慚愧我方才不應該對雲岫說那番話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又不是了。雲岫這東西，不給他兩句，他當人家一輩子都是糊塗蟲呢。只不過不應該這樣旁敲側擊，應該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。」我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樣想，只礙著他是個父執，想來想去，沒法開口。」姊姊道：「是不是呢，這就是精明的沒有到家之過；要是精明到家了，要說甚麼就說甚麼。」正說話時，忽聽得艙面人聲嘈雜，帶著起錨的聲音，走出去一看，果然是要開行了。時候已經不早了，大家安排憩息。

到了次日，已經出了洋海，喜得風平浪靜，大家都還不暈船。左右沒事，閒著便與姊姊談天，總覺著他的見識比我高得多著，不覺心中暗喜。我這番同了姊姊出門，就同請了一位先生一般。這回到了南京，外面有繼之，裡面又有了這位姊姊，不怕我沒有長進。我在家時，只知道他會做詩詞小品，卻原來有這等大學問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。因此終日談天，非但忘了離家，並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。

誰知走到了第三天，忽然遇了大風，那船便顛簸不定，船上的人，多半暈倒了。幸喜我還能支持，不時到艙面去打聽甚麼時候好到，回來安慰眾人。這風一日一夜不曾息，等到風息了，我再去探問時，說是快的今天晚上，遲便明天早起，就可以到了。於是這一夜大家安心睡覺。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顛簸，到了此時，困倦已極，便酣然濃睡。睡到天將亮時，平白地從夢中驚醒，只聽得人聲鼎沸，房門外面腳步亂響。

正是：軒然一覺邯鄲夢，送到繁華境地來。要知為甚事人聲鼎沸起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